

小说会影响你很深

□梁晓声

可以说,我没有读童书的阶段。那个年代的童书也非常少。在我印象中,学校里常有的无非是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,再小的孩子读《小朋友》。当时也有比较流行的儿童文学作品,我们记忆最深的就是《三毛流浪记》,还有《大林和小林》。我在小人书铺里读到的童话有《狐狸列纳德的故事》。当然也读过安徒生。通过读小人书,直接就进入了成人文学作品的领域。上中学之后,开始寻找成人书籍。实际上这种寻找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。并不因此意味着就和小人书告别了。有时候要看成人的书,有时候还是进入小人书的世界里。因为看小人书类似看电影。它的绘画极有水平。当时中国有一批极有水平的小人书画家。还有,你所能接触到的成人书籍不如小人书的类型和内容丰富。

我们新大院的邻居家有一户是收废品的。当时收到了很多别人家里处理的书籍。在那个时期,又读了较多的社会学书籍,比如伏尔泰、卢梭、孟德斯鸠,甚至读到《法国革命史》。在我印象中,我接触过两种版本的《法国革命史》,而最奇特的是,我还接触过写在大稿纸上的,字迹非常清楚、俊秀的一部翻译书的书稿,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翻译的,也不知道是什么书。可能因为时代原因,无法出版,索性就处理掉了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在县城念了三年初中、三年高中,每星期两次回家背馍。县城离家近十公里,六年里,光背馍我就跑了五千四百多公里,可以说长途跋涉,其中甘苦一言难尽。尤其是星期三,按要求在星期四早操前赶到学校,我凌晨三点多就得从家里出发。虽然有大路,但大路车碾马路,坑坑洼洼,不如小路好走。最近的小路,就是田间一条小渠的渠畔。可令人头痛的是,走这条小路,必须要经过一片坟地,晴天磷火闪闪,雨天夜里好似有怪声,让人毛骨悚然。为了给自己壮胆,我常手中提一把镢头。有一次,刚出家门不远,在路口,竟有一只狼从我前面倏地窜过,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。

七十年代末,家乡修筑大路,整平,上面铺了一层炭渣灰,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。可是赶上刮风,风起灰扬,扑面迷眼。下雨时车过,辙深盈尺。有一回有一辆拉酒的大车翻倒,酒坛摔碎了,浓郁的酒香随着雨水流出很远很远,好多天都没有散去。我常在梦中期盼,啥时候能把路修得平展展的就好了。

上高三时,全班只有团支部书记一人有辆自行车,被大家都看成宝贝,一双大眼睛钩子似的盯着那辆车。有一次,星期三晚上团支部开会,我是组织委员必须参加,可又

“秋分”是一把刀子,将秋日九十天精确地切为两半,一半是阴,一半是阳。黄经180度的图景是,太阳位于高天,直射赤道,此日得以昼夜均分,寒暑自此中和。这样一个神秘的日子,一定是有意义的。比如说“不平”才是宇宙的常态,平分则让人心忧,完美到极致总是难以守常的,这与“盈则缺”差不多一个道理。

回头再说秋分吧。自此后,阴气盛而阳气衰,雷声将会在大地上消失一段日子。江河湖泊水塘沟渠里,水都开始退向自己的内心。蛰居的秋虫们开始营造自己的洞穴,渐渐走向大地深处,并用打洞的细土封起洞口,它们的鸣声便越发苍凉起来。阳光温煦,秋风温柔,人走在爽朗的林荫道上,脚踏一地温度正好的树影。天空上的云很干净,空气很干净,丹桂飘香,蟹脚痒,菊将黄。这是人间难得的好日子,所以诗人说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秋的薄凉与春的微寒,一个是成熟的淡定,一个是生长的疼痛,绝不一样。

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,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时节。之前热烈,之后,一层秋雨一层凉,岁月将滑向萧索衰败寒

那段时间,我在学校里做过代课老师。有时候住在学校的教师图书馆,在那里看到了更多的平时我接触不到的书。比如《白鲸》《静静的顿河》,那时候我已经读过《简爱》《红与黑》等等。

所以下乡之前,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时期的阅读史,跨越了读童书的阶段。可以说把国内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集,包括优秀作家的散文集基本上都看完了。

下乡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书的。我们兵团有一份报纸叫《兵团战士报》。因为交通不方便,到达我们连队至少要一个星期。只是对开的一份小报。即使那份报也是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,几乎把每一行字都读过。在我们指导员的家里,我曾经看到过一本厚本硬壳的书,叫做《俄共(布)苏维埃政治文件汇编》,我也会把它借回去读。因为那种行文和我们读过的行文还是不一样的。

1974年我受到推荐,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。复旦大学的图书馆分为两部分。一部分对全校所有的专业开放,还有一个小的图书馆是中文系的图书馆,书更丰富一些。即使这样,我也没有见过林语堂的书,没见过沈从文的书,没见过张爱玲的书。这些名字也非常陌生。到我已经成为获奖作者之后,我才从别人的口中听说“林语堂”三个字。这个名字给我

梦中的路和车

□吴树民

得回家取馍。为节省时间,支书破例把车借给了我,我欣喜若狂、感激万分!一路上,遇到坑洼,就赶忙下来;遇到水滩,我就把车子扛在肩上。回到学校,我将车子从上到下擦得干干净净,才完璧归赵。

那年深秋,我去看一位友人,因为路远,就借了亲戚的一辆红旗牌自行车。走到半道,近尺深的车辙绊倒了我,我的手被划得鲜血直流,自行车的前车圈也变成了麻花。这可怎么办?只能扛着走。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,浑身湿透了。半路遇上一位工人大哥,他问明缘由,哈哈大笑让我放下车子。他将车圈紧紧夹住,三扳两歪,车轮变戏法似的正了。真感谢这位大哥,不然,我得扛着车走十多里的路。那时,我最美好的憧憬就是买一辆自行车。

八十年代初,土路修成了砂石路。参加工作的我,托朋友弄来一张车票,花了三个月的工资,终于梦想成真——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。因为住房很小,我把车放在外面的过道里,上面仔细苫上一块塑料布。对车简直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,每次骑车回来,我都要用抹布把车子擦得锃光瓦亮。有一回一位亲戚让我骑车带她,她很胖,刚坐上自行车,车头便抬了起来。我好不容易压

平分秋色

□远古的水草

冷,中间的“正好”,就成了令人感到忧郁的完美。经历了太多处于晃荡状态的不平衡不完美,陡然遇到秋分的平衡,便令人感到惶恐不安,因为怕失去。

李朴《中秋》诗:“平分秋色一轮满,长伴云衢千里明。”由缺到满是缓慢的,但一到满其实便开始走向缺,平分秋色其实只是一瞬间,看不见的细小缓慢的盈亏消长在每一个瞬间进行。萧条与繁荣、贫瘠与丰实、干瘪与饱满,没有真正的平分,所有的对立面,都不曾有直尺状的,而是太极图里的曲线蝌蚪,此消彼长,动态平衡。

如此,就可以对“平分秋色”微笑了,便可以对于许多“不公”释然了,对于许多“不幸”淡然了。世上虽无永恒的、绝对的平分秋色,但一定有对立面的相互转化,那么一切都是可以期待的,因为它是动态的,没有任何一把刀子,可以将所有的“状态”一切为

一种鼓励,我始终以为他是一位古代的文人。1980年代初,当一位外国记者来采访我,问到我对于林语堂的看法的时候,我确实没有把握了,也是对着人家的摄像机,我愣住了。尽管我已经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》,但我确实不知道林语堂是谁,也没有接触过徐志摩的诗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,只有极少数的学院里的研究所的老先生才能接触到。

我还没读中学的时候,读过高尔基的短文《丹柯》。在一个部族迁徙的过程中,深夜下着雨雪,前方没有任何方向感,也没有光亮。人们只是盲目地走着,不知要去向哪里。有饥饿,有寒冷,还有疾病。青年丹柯,在急迫之下,剖开自己的胸膛,把他的心取出来,托在手上。那心像月亮一样闪闪发光,照着部族的人们走过。我看这本书时非常忧伤。我记得最后几行字是:当部族过去的时候,丹柯也倒在泥泞中,他的心也掉落在泥泞中,被所有的脚步踏过,遍地碎片,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。很浪漫,也很忧伤。这使我领悟了另一种我们文学中的悲剧意味。

小说会影响你很深。因此我笔下写一个人物,尤其是写到男人的时候,我常常会赋予他“人格的力量”。这种人格影响力使我感到是一种幸运。它既然影响过我,我也希望写出这样的作品影响别人。

拔河比赛

□尤今

下车头,骑了上去,还没骑多远,一块砂石咯了一下,车子一弹,我和胖亲戚都摔倒在了地上,幸亏旁边有一堆玉米秆,才没有摔得很重。

经历过这次惊险之后,没几天,我的飞鸽自行车就不翼而飞了,哪里都找不到,也许被小偷偷走了。我着实心疼了好长时间。领导让我下乡支援“三夏”,距县城近三十公里,没了车,这下可遭了罪,我只好靠“11路”长途跋涉。

后来我到县报社工作,为下乡采访方便,单位给我们配了一辆县上用了好多年的“黑上海”。有了小车采访自然方便多了,边远乡镇的稿件当天就能采访回来。然而陈旧的“黑上海”不仅是只油老虎,还得隔三岔五地去修理。九十年代,报社又换了一辆结实的西北八达,之后又换成了桑塔纳。

退居二线后,我买了一辆摩托车,探亲访友十分快捷。近些年,县城的街道修得又宽又平整,乡村的路也早就修成了柏油路、水泥路。路旁停着一溜溜儿小汽车,隔三岔五还得限行限号。儿子为方便接孩子们上下学,买了一辆小汽车,从此我也沾了光,使用上了舒适快捷的交通工具,这是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

二。消失的雷会重新出现在春天的天幕上,消失的水会化作春雨冬雪,重新新的征途,洞穴里的虫子,会在春天潮润的土地上钻出来,如种子一样,唱响夏天。如此,就该感谢没有平分秋色了,因为“不恒定”给了一切以希望——谁愿意永居贬义的那一头?

至于幸福,就一定是功成名就吗?是摆在贫穷、失败对立面的财富、成功吗?不是这样的。幸福是世界路过心灵的感觉,是自己走过世界的感觉,是在得到与失去、想要与难得的“不稳定”的追逐中,经历了很多多人、很多事、很多情留给自己的感动。无此则无幸福,无“动荡”则无流动,无流动则不能相互为对立面提供养分和动能,“平分秋色”的世界是死寂的,虽然它看上去很公平、很完美。

所以,对于平分秋色的一轮满月,对于它的盈亏消长,应该是“不应有恨”。只要你等待、努力,一定会有不断的美好带给你,而它对应的“不美好”则化作了经历、回忆,化作春泥,养满腹清馨。

在平分秋色的季节,说着它的坏话,不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?

大家V微语

尊重

□马德

●每个人都是需要被尊重的。寻找尊重,就是用他人的视觉对自我凝视和回望,进而获得一份真实感,以及一份神秘感。然后,在真实感里发现价值,在神秘感里找到魅力。人获得的每一份尊重,其实就是在这个世界,对自己的一次体面认领。或者说,在茫茫人海里,找到存在的意义。

●能够赢得他人尊重的人,必然也懂得尊重他人。在彼此欣赏的两个人之间,尊重是相互的。这是生命的彼此吸引,也是灵魂的各自仰望。

●一个人有才情抑或有德行,都会赢得尊重。但再高的才情,也需要德行扶持。缺少才情的德行,依然能巍峨。但缺少德行的才情,日久容易坍塌。

●尊重是要不来的。也就是说,谁也要不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心甘情愿的俯首和低眉。这个世间,大凡不走心的,必然要走过场。

●人前的热闹不是尊重。毕竟,这样的热闹里,会有许多的虚情假意,也会有许多的言不由衷。也因此,受人追捧未必是受人尊重。

●当一个人在另外的人那里还为你竖大拇指,才是真正赢下的。因为,人后的真实,才是人生的真实。



讨价还价,是日常生活里一门艺术,然而,买卖双方,必须“旗鼓相当、斤两相等”,才能生出趣味来。

卖者闲闲地开出了一个价格,买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迅速地作出适当的反应。有时,夸张地以惊天动地的声调喊道:“哇,贵得离谱!”有时,冷冷地以事不关己的语调应道:“这货,哪值这价!”有时,正经八百地说:“这么贵,我带的钱不够呢!”有时,义正词严地训斥:“隔壁那家,一样的货,便宜了四分之一呢!”

说完以后,化身为猎犬,紧紧地盯着对方,看他的眼睛,听他的回答。

耐心的卖主,会不动声色地与你周旋到底,消磨你的时间,考验你的耐性;怕输的对手呢,会让他的价格好似滑雪一样直线下降,逼得你全无退路,非得立刻成交不可;暴躁的店东,会以早雷般的声音驳斥你,让你找不到可下的台阶;狡猾的卖者呢,则把美丽的诺言做成可口的鱼饵,让你心甘情愿地上钩。

货品,好比是绳子,而买卖双方是参加“拔河比赛”者,拉拉扯扯,这边进进,那边退退;这儿减一分,那儿加一分;未到最后一分钟,都不可能知道鹿死谁手。

倘若成交,宾主尽欢。

万一谈不拢,双方都可使出最后的杀手锏:卖者可以装出一脸倔强的神色而把东西放回原位,口里说:“一分钱都不能再减啦!”心中却在想:“一点点,只要你再加一点点,我立刻卖出!”买方呢,义无反顾地踏出店门外,嘴里说:“实在太贵了,买不起!”心中却说:“一点点,只要你再减一点点,我绝对回头。”

在这种“各怀鬼胎”的情况下,卖者偷眼瞅你而你却斜眼瞪他,谁的定力够,谁便可以高唱“凯旋之歌”!